

戲謔與荒誕：一種反諷的人性拷問

—— 白靈詩歌中「審醜」的批判意識

[中国] 韩红艳*

目 录

- (一) 對政治、戰爭本質的反諷
- (二) 對社會事件的揭露
- (三) 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 (四) 對自然生態憂患意識
- (五) 對教育異化的擔憂

白靈詩歌在描寫人性善的一面，又描寫了人性惡的一面，可以說是在描寫「惡之花」。他的詩歌揭示惡的殘酷與冷漠，以此來彰顯人性善的一面，是以惡來彰顯善。縱觀古往今來的歷史，人無往而不被一張張網網羅著，被政治和文化的意識形態操控著，而喪失本真存在，成為一個異化的人。在一個以金錢為追求的世界中，道德與信仰的缺失，讓精神頹廢不堪。而科技的發展，不但沒有讓精神找到自己的棲息地，反而在有些地方加深了這種危機，造成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的割裂。教育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意義也逐漸喪失，學生為了在市場中成功地出售自己，被培養為工作的機器。在對善與惡的辯證中，詩人在思考人性的尺度。在他的詩中，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皆可以入詩，既有天災人禍的苦難，又有國計民生的大事，還有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之事。在他詩集《愛與死的間隙》、《大黃河》、《後裔》、《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等中，滲透著強烈的批判意識，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心中憂患意識。在白靈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力量在其

*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09級博士生，專業為文藝學，研究方向為西方美學和文論。

中粉墨登場，而人無往不在這些壓抑中存活和抗爭。

(一) 對政治、戰爭本質的反諷

從白靈的詩中，我們看到一段歷史的荒謬和殘酷，在歷史與現實的深刻觀照中，我們亦看到了詩人的愛恨之心。詩人採用現實主義的民間立場，哀歎了民生的多艱。所謂民間立場，就是對所謂權威的嘲弄和諷刺，正如巴赫金(M.M. Bakhtin, 1895-1975)在評論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的小說中所說的：「拉伯雷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破壞官方所描繪的時代及其事件那種美好的圖景，用新的觀點看待它們，從民間廣場嬉笑的合唱觀點說明時代的悲劇或者喜劇。拉伯雷動用了鮮明的民間形象的一切手段，要從所有的關於當代及其事件觀念中，把有利於統治階級的任何官方的謊言和具有局限性的一本正經統統清除掉。」¹⁾而白靈就在詩歌中訴說了大眾的反抗。詩人把那些官方的人比作小丑、提線木偶、黃色動物等等形象，因為在這些對權威形象顛覆的比喻中，我們看到民間語言中滲透出來的顛覆力量，去權威的力量。通常在這些形象中，是我們取樂的對象，在詩中這種由權威角色到小丑的互換，讓我們看到對其的嘲諷和取笑，而達到詩的審醜效果。通過審醜而渴望世界的美，以醜襯托美與真的可貴和歷史的荒誕。正如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80)所說：「如果人們把這個世界連同它的非正義行為一起給了我，這不是為了讓我冷漠地端詳這些非正義，而是為了讓我用自己的憤怒使它們活躍起來，讓我去揭露它們，創造它們，讓我連同它們作為非正義行為，即作為應被取締的弊端的本性一塊兒去揭露和創造它們。」²⁾下面我們來通過具體的詩歌分析去領悟這種反諷。

在描寫抗日戰爭的史詩中，白靈取角比較獨特，他沒有正面描寫戰爭雙方對峙

1) 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509。

2)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80)，《薩特文論選》，施康強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133。

的殘酷，而是以孩子的視角，或者以戰爭中「慰安婦」的境遇來反襯戰爭的殘酷與醜惡，這些在戰爭中受到損害的弱者能更體現出戰爭的冷酷。〈爸爸，整個中國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寫了戰爭的殘酷，而這殘酷，以對侵略者的諷刺來表達。戰爭，讓國破家亡，讓血流成河，屍體遍地堆積。當這些「黃色動物」殘害弱者的時候，刀被用來殘害生命，殘殺嬰兒孕婦，蹂躪女子。戰爭成了人退化成野獸的操練地，人的尊嚴和人性成了謊言。戰爭在孩子的眼裡就是：「整座中原像極了 / 我們家那張 / 被炸爛的書桌」，而大人可否「扣下您的扳機 / 自戰壕，自山崗 / 將爬上來的「黃色動物」們 / 卜卜卜，一隻只撲殺？」因為：「爸爸，那批「黃色動物」 / 用和服裹住我們的東北 / 用馬蹄巡邏我們的中原……」

（《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39-42），在戰爭的罪惡道出人性的塌陷。《圓木》這首敘事長詩揭露了731部隊用活人做實驗的獸性行徑。詩的每節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對日本在二戰中對中國人的屠殺做了強烈的控訴，道出了那些人醜惡的嘴臉，更讓人氣憤的是，正義被不義所掩蓋，僥倖者最後都沒有受到懲罰，還被當作英雄來標榜，歷史再一次顯示出它的荒誕和無恥。日軍對中國人民所採取的殘殺手段，大多數也用在中國婦女和兒童的身上。臺灣奚密評白靈詩歌時說：「寫詠史詩的難度或許並不在於史料的選擇，而是在敘述角度、聲音語氣的設計和安排，尤其當題材接近詩人時空之所在並帶著明顯的道德意義時，如何在美感距離和迫切的道德感之間取得平衡以達到最高的藝術效果，這點才是最值得思考、用功的。」³⁾

戰爭造成《不枯之井》的累累白骨。戰爭中，人的死亡被時間掩埋，歷史中藏滿了「不枯之井」，卻無人知道，這是戰爭的冷酷，還是歷史的健忘？人們在歷史中一次次地上演屠殺，卻記不得歷史的前車之鑒，「城市傾燬，最後守城的那名士兵不肯 / 投降，臥死一角，正被秃鷲啄食……一滴一滴，滴入枯死多年之井」（《愛與死的間隙》69）。戰爭與政治還造就一批政客，如《提絲傀儡——裕仁死了》，詩人將政客比成一個提線的玩偶，表面上看起來耀武揚威的，其實自己也是被人愚

3) 奚密 (1955-)，〈詩以詠史——白靈《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中時晚報·時代文學》194期，1993年12月26日，版15。

弄的，而血淋林地戰爭不去反思自己血的殘暴，反而繼續被利用和操作，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糟踐歷史。「他像是個提絲傀儡 // 不知握誰手中那些線 / 他躺下，咳嗽，他呻吟，咯血」（《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36）。政治只不過是那些政客相互角逐的利益場，他將政客間的爭鬥比作老鼠和貓的遊戲，在分吃殘羹剩飯，而且還為此打得不可開交，並且以正義的標籤為自己辯護，而這正義卻是自己的利益。如《餐桌——韓國總統大選有感》：「老鼠們蜂擁而上 / 守住餐桌的家貓慌亂了 / 競相追逐……都指著自己髭鬚上 / 猖獗的奶白誇稱： / 『我擁有的正義最多』」（《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12-13）。又如在《臺灣論——聞許文龍是文化人有感》中，白靈在詩中針砭時弊，對政治上那些跳樑小丑，極盡諷刺嘲弄。詩中說道：「臺灣醒來時，早躺在 / 天皇裕仁的顯微鏡下」（《愛與死的間隙》171）而已。

日本不但沒有對自己的侵略行徑作出道歉，而且還在美化自己的罪行，那些慰安婦就是這種美化歷史下的犧牲品。詩人反諷了「慰安婦自願說」的荒謬，她們不可能是自願的，這種自願她們只能是在刀的威逼下的強迫「自願」，「所有的番薯都剝光了自己 / 躺滿島上，說： // 『來吧，歷史，踩爛我 / 讓我好好地愛你們的腳跡！』」（《愛與死的間隙》167）。再如《關於慰安婦的美學說法》：「一雙大腿呢，如果夠強壯 / 總可以慰安上萬輛坦克 // 不論夾住，或擱淺 / 對恐怖的戰火，都有澆滅的貢獻 // 但要自願，你有聽過博物館 / 是被強迫的嗎？」（《愛與死的間隙》169）。這謊言被政客罩上一層面紗，進行美化，把強迫說成自願，把醜惡美化成奉獻。臺灣詩人蕭蕭在白靈《愛與死的間隙》序中說：「此詩批判與嘲諷的意味相當地濃厚，對於慰安婦遠赴戰場是出於自願的刻薄說辭，極盡揶揄之能事。」⁴⁾又說「『愛』是極熱的熱切意象，『死』是極冷的冷凝意象，兩相交疊，可以看出白靈正努力以意象之美去指陳現實之醜，政客之惡，當然也指陳心靈豐盛的宴席。」⁵⁾再者《慰安婦新解外一首》：「『人民』二字是政客或獨夫 / 雙掌間的慰安婦 / 我們被推落在裡面 / 畫押，簽下乾癟的七畫 / 航過後，軍艦會承認海 /

4) 蕭蕭（蕭水順，1947-），〈白靈的心靈觀照與意象表現〉，《愛與死的間隙序》，臺灣：九歌文庫，2004，21。

5) 蕭蕭（蕭水順，1947-），〈白靈的心靈觀照與意象表現〉，《愛與死的間隙序》，臺灣：九歌文庫，2004，22。

是它的慰安婦嗎 / 唯留消解吞蝕不了的船骨 / 和怨氣，等待我們跳入浪中 / 定位，打撈 // 証據昭昭 / 但無人會承認」（《愛與死的間隙》172-73）。荒唐的歷史在證據面前也拒絕承認自己的醜惡，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還宣揚自己的所謂功勞。政客用意識形態的迷霧掌控著民眾的想法，不允許民眾有任何的異議。在美國人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中，剖析了日本人對戰爭的觀點，在戰敗之後，「現在日本人已經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對戰爭如何作出貢獻。」⁶⁾這些可以說明在日本占主流的意識形態。日本並沒有對自己的歷史真正做出反思，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歪曲事實，並且通過大眾媒介的傳播影響輿論。

那麼到底何謂《真相》，歷史有時候難以分辨。時間在風雨的飄搖中，給出不同的版本，因為「一具蒙難的真相 / 草草數堆墓塚 / 分頭他們發誓，自己埋下的 / 才是真相的肉身」，而且每個真相都散發著青煙，歷史被精心地修補著，設計著，安排著，「他們為虛懸的頭顱補上頭顱 / 為扭斷的胳膊補上胳膊 / 你要哪種真相？」（《愛與死的間隙》117-18）真相離真相越來越遠，真假善惡何從區分，歷史本身成為一個謎，一個爭論真相的謎。瑪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說道：「這一真正的經驗世界，今天依然是有死刑、毒氣室和集中營、廣島和長崎、美國的凱迪拉克和德國的梅賽德斯、五角大樓和克裡姆林宮、核城市 and 古巴、洗腦和屠殺的世界。現實的經驗世界同時也是這樣一個世界：在它之中，上述所有事情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就是被忘卻、抑制或不為人們所知，在它之中，人民是自由自在的。」⁷⁾這段精彩的批判，可以說道出了歷史的荒誕與真實。而詩人書寫歷史的目的在於，「詩人最終關切的主題是中國」⁸⁾，是對中國情況的反思，如《黑洞》等。

6) 露絲·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1948)，《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呂萬和、熊達雲、王智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18。

7) 赫伯特·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162。

8) 奚密 (1955-)，〈詩以詠史——白靈《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中時晚報·時代文學》194期，1993年12月26日，版15

(二) 對社會事件的揭露

社會中隱含著種種惡，就像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一樣，展現出人性中的劣根性，有一種將惡經過藝術的表現化而為让人心灵震顫的效果，讓人類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人性深處帶有普遍性的罪惡感。白靈的詩歌通過對社會種種事情的書寫，也在傾訴其惡，詩中流露著對現實的關懷。通過對社會事件的揭露，道出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與艱辛，但是卻以反諷的方式抒寫。民眾經歷著天災人禍的艱辛，經歷著饑餓的威脅，經歷著道德的拷問。

《魔術師—S—95奶粉事件的聯想》通過對毒奶粉事件的揭露，批判那些唯利是圖的「魔術師」，他們道德淪喪，為了金錢不惜犧牲他人的生命，「他們讓學生看得起四折書 / 讓窮人戴得起勞力士 / 讓新車用假機油可以行駛……如果生了病，請一定 / 一定要相信我們的魔術師 / 用沒有消毒的塑膠針筒才能早日康復」，更造孽的是殘害兒童，「甚至只要搖搖 / 工業酪素，便嘩嘩瀉成潔白的奶粉 / 包裝成S-95，喂我們孩子 / 哪個不是，渾渾圓圓的小胖豬？」而且對這些「世界一流水準的魔術師，技術高超 / 法律揪不出，監獄關不住」（《大黃河》96-98），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們卻無可奈何，這些人無處不在地充斥著生活的世界，損害著我們的健康和利益，而且眼睜睜地看著被他們損害。白靈在詩中表現出對社會事件的反思，這不僅僅是個個案，大陸的「三鹿奶粉」事件，和這個事件是一模一樣，只要有這些惡人的存在，這類悲劇還会上演，讓人深感人性的墮落和惡毒。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市場經濟是反道德的。

《衣索匹亞的下午——衣索匹亞的蒼蠅最喜歡孩子們了》這首詩中，描寫了一個悲慘世界中的孩子，饑餓、貧困、疾病就是他們真實的生存空間。他們等待，但是「救濟品也是，還在地球那一邊，愛之船上。」等待像是等待戈多的等待，「但孩子們還是來了，開始 / 另一個下午的等待 // 小黑臉蛋上，張著圓滾滾的 / 黑色小池塘，水汪汪，一雙雙地排過去」。而具有諷刺畫面的是，與孩子們的困境形成對比的生活，卻是總統愜意地享受著生活，「而遠方，黑人總統吹著口哨正用室內噴泉洗澡」（《大黃河》63-64）。這群孩子沒有未來，有的只是饑餓和苦難，唯

一的希望只有等待救濟品的到來，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命。兩種場面的鮮明映照，對比何其鮮明和具有諷刺意味。這首詩截取了一個社會的片段，而《一九八四——歲次甲子》是一首敘事長詩，詩人選擇了1983和1984過渡這個特殊的時間，展現了一個時間點上世界的畫面，從阿富汗喀布爾到波斯灣、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非洲、蘇聯、倫敦、巴黎、波昂羅馬、波蘭、中國、美國等等，世界的歷史在詩中匯成一幅幅畫面，讓人去審視和反思歷史。有苦難，有壓迫，有反抗，有一雙無形的手在推動世界的運轉。一邊是戰爭，一邊是眼淚，還有生活中的愜意與狂歡，詩中：「而波斯灣旁，兩伊正以炮彈 / 互道：『新年早安』 / 槍聲仍然濃過鐘聲，佔領著耶路撒冷 / 卡車炸藥是最快樂的煙火」，但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 / 年輕的女郎在約旦河擦著眼淚請你回來 // 黑色的非洲也擦著眼淚。」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南茜的眼睛仍停在 / 時代廣場，『快來看—— / 我們的百老匯！（《大黃河》52-57）」等等狀況的書寫，在對比中道出了歷史時刻的荒誕與殘酷。

《一億隻SARS的修煉方式》這首詩語言辛辣諷刺，SARS病毒的肆虐，讓人惶恐不安，在對SARS的解讀中，我們看到一個病根，身體與心靈的病根，在吞噬著我們，將一個對疾病的解讀擴大到對自己民族的思索，將其還原到歷史的場景，從一個病中看到民族所沾染的病根。「我承認 / 我就是那口濃痰 / 『阿——屁！』一聲不知被誰 / 咳在龍山寺面街的 / 那堵牆上 / 整面牆，銅鑼一樣地震撼 // ……自從被阿Q吐到 / 中國的臉上 / 一世紀都沒有得到回應」而且「像一億條瘋狗 / 等待被吐出 / 飛滿天空 / 噬咬 / 所有不潔不淨不洗手沒有免疫力 / 的東亞病夫 / 的身體 / 和政治」（《愛與死的間隙》174-77）。這裡的疾病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問題，而且與精神相關，因為一個民族的健康「既是指人的各種器官、功能的完好程度，又是指人與各類物理、生物、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協同進化關係；它還是一種文化，即是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和社會的政治文明與自然的生態文明的綜合表像。」⁹⁾

《偷》講述一個饑餓人的遭遇，為了活著而去偷竊。想著可以去碰碰運氣，卻

9) 劉思華（1940- ），〈現代經濟需要一場徹底的生態革命——對SARS危機的反思兼論建立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19。

被逮住，最後落荒而逃。被饑餓驅使的人，為了生存而去偷竊，卻被「抽劍輪刀」地看著，人生在與死亡做掙扎，與善惡的道德做掙扎，卻抵不過生存的本能。對一個饑餓的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活著是首要的。既然偷竊要受到懲罰，那麼偷情也要遭受良心的譴責。《小精靈》是對家庭倫理道德的拷問，在一個缺愛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去守護自己脆弱的家園。「自心型的甕裡掙脫，那小精靈 / 撞開囚禁他的樓閣」，而且「那小精靈闖入我的臥室和客廳 / 躺垮了席夢思，拉斷了銅扣抽屜 / 坐壞牛皮沙發按燬水晶大燈」，唯一的解釋就是「當我自城裏，帶著情婦回來的時候」（《大黃河》67-69），居住的世界狼籍滿地，道德的垮臺與精神的自問成為自我審視的角逐地。背叛成為時代的病症，愛失卻了自己的承諾與信仰，愛到最後成了傷害與背叛，還有對人性的懷疑。一面是生的肉體與良心上的掙扎，一面卻是對生的預言者的質疑。詩人對《紅頭阿三》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紅頭阿三在人的心目中可以預言未來，是人與神相遇的仲介，但他只不過是有種種惡習的普通人，吃喝玩樂樣樣在行，「整座城在他搖晃的鈴鐺下發抖 / 諸神來到他的桌頭 / 爭先恐後對他發號施令 /」，但是紅頭阿三「血口嚼檳榔 / 在酒廊裡索女人的腰 // 像索取一排紅標米酒 / 他讓老母坐在空米缸裡修行 / 他使妻子遁入理容院觀光 / 他在電影院把無能的酒瓶 / 擲向萬能的阿諾 ……」（《愛與死的間隙》128-29）。民眾對他的頂禮膜拜，反觀出世事的離奇與怪誕，也表現出詩人對社會生活的反思意識。

（三）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在工業文明發達的現代社會，給予人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給人們無奈和空虛的精神頹廢。我們不能盲目地崇拜現代性的好處，而對其不加反思。文明讓人沉浸在物質的娛樂中，卻遺忘掉自己的本真的存在方式，如海德格爾所言：「當人在研究和觀察之際把自然當作他的表像活動的一個領域來追蹤時，他已經為一種解蔽方式所佔用了，這種解蔽方式促逼著人，要求人把自然當作一個研究對象來進攻，直

到對象也消失於持存物的無對象性中。」¹⁰在海德格爾看來，在被技術控制與統治的世界裡，人性越來越異化。欲望與虛無到處蔓延遊蕩，人們看不到存在的意義，感到無家可歸。現代的文明摧毀了生命的神秘和人類詩意的家園，控制著人的思想。

比如《試管嬰兒》，生命的延續本是一件神秘和神聖的事實，但是在現代高科技的主張下，生命的誕生就是實驗室的產物，就是精子和卵子結合的實驗，生命不再是生命的延續，而是科技的力量，它帶來了很多倫理上的思考，正如詩人所說的，遺傳工程帶來的是「終將父不父，子不子，孫不孫……」。對於科技在生命上的實驗，我們需要一種謹慎的態度，因為它關係到倫理的意義，而不僅僅是科技的問題。「生命在按鈕中開始了 / 代號〇〇二，二十年前的胚胎 / 冷凍的，性別：男 / 又由冰冷中扳回了生機 / 顯微鏡下活蹦蹦跳動著 / 裂解細胞，舒放基因 // 人造羊水中似乎興高采烈呢」（《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19-20），科技摧毀生命的奧秘與神聖，還有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也被科技改變了，這到底是一件好事情還是壞事情，需要反思。

《終端機——現代八卦系列之一》中，電腦是20世紀偉大的發明，只需要按下指令，一切的資訊都在瞬間可以接受到，作為現代的八卦之一，人通過電腦創造了一個神奇的世界，只需要「彈起，按下，按下，再彈起」但是「這時候需要頓悟 / RUN」而世界就在「瞬間展開了花朵 / 吞沒畫面遮掩一切 / 而且結了滿滿的 // 果」（《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25-27）。技術看起來無所不能，但其實也有無奈的時刻。《失敗的衛星》講述了一個失敗科學實驗的事情。人自己創造的東西，最終卻沒有辦法去挽救。耗費鉅資的衛星，在太空中失去自己的航道，成為太空中的垃圾。「載著 / 龐大電腦，一堆精密儀器，以及 / 幾千磅燃料，悶不作響仿如魚雷 / 在太空闖黑的海裡，孤獨地前進……在納稅人的咒罵聲中 / 在科學家下斷的想念裡……」（《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23-24）。科學技術也有自己軟弱的一面，征服世界的後面是隱含的失敗。

10) 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演講與論文集》(Vorträge und Aufsätze)，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17。

當戰爭無法進行的時候，文化就會拋頭露面。詩人在《櫻花二號》開頭說「文化的核子彈，無需投射不用引爆」，在這首詩中，吐露出詩人對「文化核子彈」進行轟炸的擔憂，當代的「侵略」，不再是肉體的廝殺，而採取了更為隱蔽文化的意識形態的進攻，文化是「和平」的使者，但是在接受文化的時候，我們應該採取那一種方式。「而鏡頭的背後一朵櫻花緩緩張開它 / 超薄型的金屬花瓣，以及 / 雷達狀鮮麗的花蕊…… // （一件神器，施展法力，隱隱，在外太空）。」（《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30-32）作為一場文化的戰爭，與作為一場槍彈的戰爭，前者更隱秘更具有力量。思想意識的牢籠，比起肉體的牢籠，更為可怕。因為肉體上的奴役可憎，而精神上的奴役可更怕，因為其深入骨髓。正如赫伯特·瑪爾庫塞所說的：「政治意圖已經滲透進處於不斷進步中的技術，技術的邏各斯被轉變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狀態的邏各斯。技術的解放力量一使事物工具化一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¹¹⁾技術的發展隱含著對人的控制，因為打著文化的旗幟，所以很難察覺。

《殺手衛星贊》這首詩中，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作了一番批判。科技讓資訊充斥著大眾的耳目，大眾忙於在這個多彩的世界中不停地奔波。這個世界成了一個資訊的世界，讓人目不暇接，媒體和網路成了我們生活的世界，成為我們領悟真實、解釋和傳達的基礎，真相就是傳達出來的真相，如海德格爾所言這種「視界」是一種休息的、逗留地看，不用去勞心費神地反思什麼。「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被真實地領會了、把捉到了、說出來了；而其實卻不是如此，或者一切看上去都不是如此而其實卻是如此。」¹²⁾道聽塗說、推導、猜測或者想像，神話或者妖魔化，以娛樂大眾的方式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媒體上。韋爾施對此作了描述：「他們在變成流浪者——當然，這裡我指的與其說是地理上的含義，遠不如說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含義，不妨說日常生活的遊牧和流浪。」¹³⁾雖然我們清楚媒體的弊端，但是我們依然

11) 赫伯特·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劉繼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 143。

12) 馬丁·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 陳嘉映、王慶節合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書店, 2006, 201。

13) 沃爾夫岡·韋爾施 (Wolfgang Iser, 1927-2007), 《重構美學》(Undoing Aesthetics),

被其操控著，它是我們的「神」，而且是個惡名在外的神，是個冷酷的神，但是我們依然對其頂禮膜拜，頂禮膜拜這個「技術媒體」的偉大力量。「它同時是高明的殺手 / 容忍蠅蝠囂張，但不准 / 毒惡的核子精蟲衝出黑暗 / 有隱身的本領，看清一切 / 卻不讓一切看清……對人們的祈禱冷默不語 / 它是現代的神」（《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34-35），這成為我們無法擺脫的命運。

《綠色家鄉》書寫了一個技術的無所不能，但是到最後，卻發現是一場無盡的災難。前後兩者的對比鮮明，將技術理性摧毀的粉碎，展現出人類生存前景的危機。詩人通過地球前後面貌的比較，得出工具理性的危害，「于雷射望遠鏡中，地球的面貌 / 圓融如昔，雲氣渦轉，一種藍色的溫暖」然而在人類的侵佔下，卻是「果然山都夷平，沼澤遍地 / 布袋蓮站滿各處，就連一隻兔子也無」，但是這並沒有讓人類清醒，而是「我們不如在外太空 / 流浪，繼續傳播那 / 和平的，福音……」（《大黃河》78-81）。技術不但帶來自然的災難，同時也帶來人生存的困境。《庭院》是個很讓人遐思的名字，充滿了鄉土田園的味道，可惜在工業化的道路，都市的無限擴展，沒有像我們期待的那樣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後果是「我是說你 像不像試管中 斜躺的侏儒」，需要的是「來 趴下臉 與草一同呼吸 / 這恐怕是大地 少許可呼吸的皮膚了 / 其餘的像不像 用硫酸發過（《後裔》68-69）」般更加委瑣，庭院已經不再是我們的田園般愜意的生活，而是剩下滿目的瘡疤。詩中有對高樓大廈的都市的諷刺，也有對人當下生存境遇的同情。現代化的上升之路是和現代化的墮落連在一起，也是我們無法逃脫的命運。白靈詩歌中有一種「鄉愁」和「尋根」之感。傳統文化的消失，工業社會帶來的荒蕪，導致對「大地」尋根式的依戀。人精神的安居，在於對「大地」的追尋，而不是遠離大地的虛無。《千禧游龍》中，龍本來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但是在後現代「碎片」和「拼接」的擺弄下，「古老人類焊接出的 / 後現代作品」，成就自己的形象，但是卻「燙傷我們的想像」（《愛與死的間隙》138-40）。傳統被「後現代」閹割成碎片。詩人反觀了現代工業社會所帶了的病態與萎縮，而在傳統中尋根，展現出白靈對待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心態。

陸揚、張岩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262。

《晚報》在歷經滄桑的老人那裡，就是一堆垃圾，沒有價值和意義，這「壯烈而虛假」的杜撰，只能被丟進垃圾桶。沒有精神依託的個體在工業社會中非常渺小、孤單淒涼的生存著，工業社會冷酷無情，而人的內心空虛、淒涼。詩中「老人卻將報紙抽出 / 拾階而上，沿濱海公園 / 為手中捲起的世界尋找一口垃圾桶 // 鏗噓一聲 / 落日應聲跟入 / 壯烈而虛假 / 留下彩霞，滿天狂草」（《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95-96）。與《晚報》的淒涼與空虛形成鮮明的對比，是在《插花詩小集·交際》中詼諧幽默而又調侃的姿態，既然世界是個「牛魔王」，那麼我們做什麼都無所謂，「跳就跳吧，害羞的就閉上眼睛 / 扭就扭吧，跳也無聊 / 不跳更無聊 / 拳腳在空中，在地板上 / 在柔或硬的腰肢上 / 拳，打，腳，踢 // （世界上是個牛魔王 / 我們在他的胃中）」（《後裔》83）。這兩種不同的心態可以看到當代人人內心的隱痛。

（四）對自然生態憂患意識

詩中展現出這樣的畫面，人為了追求利潤和金錢，殘殺著動物，破壞著自然，一切能為人帶來財富的東西，人都要貪婪地去掠奪。對資本的無限追求，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危機，也導致了道德的缺失。人對自然的惡就是人心敗壞的惡，反過來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復著人類的貪欲。在一個資本為王的時代，一切都團結在效益的引誘下，自然不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的家園，而成為掠奪財富和榨取利潤的對象。在利益增值的目的下什麼都可以犧牲，導致造成了空前的生態危機，這甚至比經濟危機更可怕，「在生態模型上，所有生命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相反，經濟理性把自然和非人類生命當做環境資源，用工具性術語進行解釋，它們被用於為經濟目的服務。」¹⁴⁾一切都在錢的名義下為惡，一切都是貪婪的惡果。

《都蘭山麓上洗手間》這首詩很有意思，人與自然的對話，通過醜物來顯現，

14) 簡·漢考克 (Jan Hancock)，《環境人權：權利、倫理與法律》(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李隼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13。

把人的污穢物與自然的造化連接在一起來看。自然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諸如排泄物等等 / 當它進入龐偉的 / 山的軀體內 / 滾動 / 轉折 / 最後在山腳下勢必 / 放出一股清泉」，而人也在與自然對話，體現出人對自然的敬畏。「如此虔敬 / 面對著 / 都蘭山小便 / 甘心尾隨卑卑微微的 / 一滴尿 / 進入百轉 / 千回 / 從此撫摸 / 萬億噸石頭」（《愛與死的間隙》191-92）。

但是人更多的是對自然生態的破壞與掠奪。《剝虎大師》這首詩寫作角度很新穎，採取了陌生化的視角，戲謔地站在劊子手的立場，說要替他們鳴不平，「剝虎大師其實是冤枉的 / 他多情，而且愛虎，偏偏沒人知道 / 大家只誇他技術好：目無全虎 / 刀起刀落」，他們把老虎肢解，其實是為了人類的健康，而且自己還受到冤枉。民眾譴責他們「好腥、好血、好錢」而迷失人性，但是那不公平。而其他讓人讓老虎在動物園待著，很不人道，還不如他們讓老虎早日升天來的仁慈。看看這些利益熏心的人的辯解，就知道他們無可救藥。「剝虎大師心裡狂喊著 / 他已經下了決定，要在迷信法律的人們 / 決定立法以前，趕快幫老虎們升天 // 剝虎大師最看不起保護動物的人了，」把殘忍說成仁慈，把血腥說成超度，人性的公道已經缺失不堪。其實在大家討伐「剝虎大師」時候，可曾想過，「森林一批批倒下，山嶽被剖開 / 沖進去柏油公路與機器猛獸 / 也不問老虎願不願意，讓牠們奔走於 // 動物園，馬戲團，以及一小時就可以 / 走完的草原」（《大黃河》99-102）。血的意象一次次在詩中出現，對自然萬物的殘害，對生命的漠然，這是惡的審視與反思。對生命的血腥殘害，可以在戰場上，可以在精神上，可以在對自然萬物的蔑視上，沒有對自然萬物的敬畏，人就變得無所顧忌，為自己的私欲而害天下生靈。痾弦在《待續的鐘乳石—序「大黃河」》中說「則又順便凌厲的討伐了口口聲聲不能殺虎、但卻恣意破壞生態環境，使野生動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與『剝虎大師』不過五十步與百步的『文明人』！這首詩劇感十足，是經過理性思考與設計的。像這樣的詩法，是他前一代所少有的。」¹⁵⁾

《鯨魚之歌》記述的是1998年10月330頭鯨魚在南半球沙灘擱淺的事情，讀來讓人內心感到焦慮不安。對自然的破壞，從森林到高山，從陸地到海洋，凡是資本

15) 白靈，《大黃河》，臺灣：爾雅出版社，1986，11-2。

經過的地方，都留下了滿目創傷，動物的集體自殺，為人類敲響了危機的鐘聲，那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就在人的威逼下，成為資本的犧牲品。「幾百艘肉塑的潛艇 / 用盡了在海中飛的氣力 / 集體挺出，在岸上」，只是因為「脂肪和臘質燃亮各大洲 / 潤滑了槍桿子、機器 / 和野心 / 圍剿和追逐 / 弓箭和長矛 / 尖銳以及 / 瘋狂，而今都鬆開手 / 好讓一條海灘 / 扶牠們上岸」（《愛與死的間隙》146-50）。對利益的追求，是對他物的毀滅。而且這種掠奪是從海洋到山谷的蔓延。在《神仙丹爐——記小油坑硫磺穀》中，人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憑藉自認為先進的「高科技」試圖主宰、征服自然，這種嚴重錯誤的觀念和行為雖然帶來了經濟的飛躍，但造成的環境問題卻是不可彌補。人在經濟的富裕中，卻忍受著破壞帶來的後果，「乍看是堅硬之石，卻是 / 一窩流體，粘稠模糊的一團意志 / 渾渾，沌沌，深不知幾許」，自然在忍耐和承受人的踐踏，「火的容忍 / 至堅向至軟的對流 / 據說咳個嗽都要一千年 / 何況是撥弄它的肝火 / 歲月扭緊了歲月 / 寂寥熔融了寂寥 / 千噸氣勢捏成一丸龐然真氣 / 以地殼壓住，」自然所呈現給人的「唯留一孔鼻息 / 全黃的，露出地表 / 呼呼 喘 氣 // （地球頂端來了許多踏青人）」（《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36-37）。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人還要在此踏青，欣賞自然風光，卻不知道，只有惡臭而已。當人放棄了對自然的敬畏與守護的時候，人也受到自然的懲罰，只能自食惡果。自然也是有倫理的，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私欲而貪婪無節制，否則會造成這樣糟糕的處境：「地球上的每一個大的生態系統都遭到了破壞。環境正義話題正成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這個事實的背景是，資本主義積累沒有任何限制。在這種致命的衝突中，自然界被看作僅僅是社會統治的手段。」¹⁶⁾白靈詩中透露著對自然的生態倫理關懷意識。

16) [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1953-)，〈資本主義與生態環境的破壞〉(“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董金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6期，55。

(五) 對教育異化的擔憂

白靈說：「太多人把寫詩當作千秋萬世的大事業，好像只有少數人才能玩詩一樣，就像我們現在的教育理念，只是不斷的用一些能力指標、科目在篩選人，好像有些什麼樣的才能，才能作什麼樣的事，好像除了這些才能以外，其他的才能都不重要了；卻沒有注意到每個人在他的潛在面當中，都有一些我們沒有敲打出來、挖掘出來的能量，但是我們忽略他、放任他，覺得那些都是不重要的。」¹⁷⁾表現出他對教育的擔憂。在詩中他同樣深切地表達了這種擔憂，是以諷諧、反諷的語言表達。在此過程中，教育成為統治工具，學生被動接受教育，主體性與自由性受到了抑制。當我們追問大學精神的時候，蔡元培先生曾經力倡的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精神已經被漸漸地遺忘，現在更像是個培養勞動力市場的地方。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再是追求真理與自由，不再是讓教育本身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而是讓教育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失去教育本身的理念與目的。

《考試》寫出來學生的苦惱，老師的無奈。學生被規訓在「一個嚴密的知識實體，它構成了一個凌駕於教師和學生生活、經驗之上的符號系統，興趣、生活、經驗和實踐被排斥在這種課程體系之外。」¹⁸⁾考試是衡量學生一切的標準，而學生對此厭倦不堪。學生答不出考題，而且被老師規訓為「不准作弊！」考試成了一個現代的「八卦」，讓人苦惱，而沒有辦法逃脫。「學生們一上午寫不出的程式 / 八隻足褐色那蜘蛛 / 早玩得差不多了」當老師喊著「『不准作弊！』 / 這下捕獲了獵物 / 我對蠢蠢欲動的學生大喊……」，結果變成「鐘響時，剛好兩停 / 『再給你們十分鐘！』 / 八卦上網住了許多兩點 / 滾亮著，似眾多小小水晶球 / 啊，難道是學生們遭困的眼珠？ / 每一珠都走動著一隻 // 蜘蛛」（《沒有一朵雲需要國界》128-29）。教育目的成了令人生厭的考試，考試成了衡量的尺度。

《畢業生》講述了學生畢業面臨的抉擇，教育原本讓人活得豐富自由，但現實

17) 解昆樺（1977- ），〈一趟文學記憶的逆旅——白靈和他的詩生活〉，《文訊》，2004年第12期，141。

18) 毋小勇，〈論課程的文化邏輯〉，《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61。

讓人成為「一個單向度的人」，而且把人變成「工蟻」，人在畢業後所面臨的是異化的問題，「他的標準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適應他職業的客觀性以及與之相應的行為模式。」¹⁹⁾學生的教育不是以自我的愛好和自由思考為前提的，而是以市場的需求為前提的，是為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教育，不需要什麼思想與靈魂的深度，「你不是自天堂至少也是 / 自閣樓，跌下來 / 空間被削成平面 / 本是小鳥，現為工蟻一隻罷了」，結局就是「該把這樣的話打成領帶 / 任年華流入江海 / 你底靈魂是傲岸的山頭 / 終年積雪」（《後裔》63-4）。教育培養只是幹活的勞動力，而不是思考的人。從一個豐富內心的人，變成一個平面的人，自由的神話變成螞蟻的忙碌。教育的目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家事情，「對斯賓諾莎來說，保持自我的存在，就是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人。」²⁰⁾在對西方工業文明崇拜時，也導致教育理念的崇拜，一切在效率的目標下圍攏，只要是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教育被轉化為產業，「『以致用之科為足盡教育之能事，而屏斥修養心性之功者』，是集中體現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弊端，使教育與受教育者依附於市場的實用主義的商業化教育。」²¹⁾

教育總是讓人有一種憂患意思，《科學會議》去討論解決。在一個會議室裡在閉門議論的時候，卻沒有發現現實的境況卻一天比一天脫離我們的意圖。我們是在逃避中去討論解決辦法，這個所謂的「科學會議」其實就是不科學的，沒有面對現實，又怎麼能夠解決世紀末的頹廢？「末世紀的學生 / 該以何種領域去拯救？ / 這命題我們正熱烈討論 / 而無人注意，窗外 / 應和的秋蟬，和樹影 / 一天比一天輕了」。社會的精英教育，產生了「滿屋子博士」。博士的研究就是「為光榮自己的研究 / 正以金亮的尖牛角 / 相互格鬥 / 他們肯定，牛隻因牛角 / 而安全而高貴 / 而非牛本身」，大家相互的辯駁是因為自己的棱角，鋒芒畢露地展現著，咄咄逼人

19) 馬克斯·霍克海默 (M. Max Horkheimer, 1895-1973)、西奧多·阿道爾諾 (Theodore Wiesengrund Adorno, 1903-69)，《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

20) 埃利希·弗羅姆 (Erich Fromm, 1900-80)，《為自己》(*Man for Himself*)，孫依依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44。

21) 錢理群 (1939-)，〈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讀書》，1998年第5期，6-7。

地行走著，但是卻忘記自身的思想，這種情況讓詩人覺得「崢嶸」。就連延期畢業的學生，「也正俯首，以原文書 / 砂紙般磨利他頭上 / 折損的牛角」（《愛與死的間隙》126-27），好去相互地格鬥。當教育脫離對人自身的思考的時候，教育應該好好地反思自己，教育所要給予學生的是去過值得一過的生活，為夢想、自由去努力。教育的模式就是类似于軍事化的管理，這種教育培養的只能是順從。《排長與兵》寫的是管理的問題，即以管理機器人的方式去管理人，管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教育。「帶兵以前，我也修過三個學分的 / 管理學，關於機器人的。」而這些兵卻不聽指揮，「用鋼盔養魚，在槍管上插花 / 不時溜進大炮裡休息」「當然生氣，就把那群傢伙的腦袋，一個個 / 弄笨了一些 / ……『我們會想你的，排長。』 / 憨憨地這些機器人說 / 在他們圓滾滾，同個式樣的眼裡 / 老天，我沒有看到一絲絲怨恨」（《大黃河》70-71）。變成機器人也沒有什麼怨恨，是人在逃避自由還是在接受管理？即使有人想逃避這種管制與教育，卻被壓制與制服，最後還是乖乖的聽從，留下的是機械複製般的人，還沒有一絲絲的怨恨。

這種批判帶給人的反思是何為教育的真正目的。教育不僅僅是為了謀生而去學習一門技能，更重要的是傳道授業解惑，有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懷。如果教育改革是以利益為導向的改革，它培養不出優秀人才，還會導致這樣的結果：人在接受教育的時候，已經給自己貼上一個標籤，必須要給自己規定一個所謂的規劃，就是在僱傭市場上，把自己成功地推銷出去，愛因斯坦是一位科學巨人，但是他都感歎到「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²²⁾

結語

白靈詩歌通過對世間苦難事情中所蘊含的荒誕與扭曲的書寫，來反思人性中惡

22)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愛因斯坦文集卷3》, 許良英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 310。

的一面，荒誕與不合理的存在。通過「審醜」使其對惡進行反思和審視，進行痛斥和諷刺，以此表達對生存世界以及人生的愛。通過歷史硝煙戰火的反思，在有限的事件來思考人性的瘡疤，在科學技術中訴說人的壓抑與失落以及自然的苦難，也深切憂患教育在迷失自己的方向。在詩歌構築的世界，可以看到一個真切的歷史現實，在此詩人體悟人間的滄桑與苦難，在反諷的狂歡中，嬉笑怒罵皆成詩篇，讓讀者體悟到詩歌那動人心魄的精神力量。

參考文獻

- [美]埃利希·弗洛姆，《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孫依依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 [蘇]巴赫金(M.M. Bakhtin)，《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白靈，《愛與死的間隙》，臺灣：九歌文庫，2004。
- 白靈，《大黃河》，臺灣：爾雅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 白靈，《後裔》，臺灣：林白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八年。
- [英]簡·漢考克(Jan Hancock)，《環境人權：權利、倫理與法律》(*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李隼譯，四川：重慶出版社，2007。
-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呂萬和、熊達雲、王智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德]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 [德]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
- [德]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希歐多爾·阿道爾諾(Theodore Wiesengrund Adorno)，《啟蒙辯證法：哲學片段》(*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
- [法]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薩特文論選》，施康強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 [德]沃爾夫岡·韋爾施(Wolfgang Iser)，《重構美學》(*Undoing Aesthetics*)，陸揚、張岩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解昆樺，〈一趟文學記憶的逆旅—白靈和他的詩生活〉，《文訊》，2004年第12期。
- 母小勇，〈論課程的文化邏輯〉，《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

<Abstract>

Banter and Absurd: An Ironical Torture of Humanity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Ugliness” in Bai Ling’s Poetry

Han, Hongyan

Bai Ling, a poet of Taiwan, reveals the social evils, the defect and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by using satire, absurd, witty language writing in his poetry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absurdity and nothingness of human nature. He described the “ugliness” to express his thinking about destiny of people and to pursuit goodness. He gave more details to express his felling about that such as his irony towards war and political events, criticism on social events,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ity” in science, concerning for the natur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exposing on education malpractice. Reading his poems, we can feel the deep concerning for humanity and realize the deepest compassionate feelings in his poetry.

Key Words : Bai Ling, Absurdity, Irony, Weaknesses, Humanity, Ugliness

투 고 일 : 2012. 5. 10. / 심 사 일 : 2012. 5. 20. ~ 2012.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6. 15.
